

“曹衣出水，吴带当风”，这八个字过去常用来形容古画里衣袂贴体、裙带飘举的样子，而今，却有人用坚硬的瓷器把这种柔软做到了极致。

近日，在位于上海市杨浦区的世界技能博物馆举行的“CHINA 白”主题临展中，位于展厅中央的白瓷作品《神话》格外引人注目。这是由福建省非物质文化遗产（德化瓷烧制技艺）代表性传承人连德理与妻子曾碧珍以影视作品中的玉漱公主为原型共同创作的瓷塑，这件瓷塑作品人物身姿窈窕、衣袂迎风舒展，轻纱薄如蝉翼，及腰长发根根分明、错落有致。

其实早在2022年，这件作品刚面世时就已在圈内引起不小反响。一件瓷器，为什么能反复抓住人们的眼光？

9月1日，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拨通连德理的电话时，他正忙着赶制一件名为《江南》的新作，遂约好次日下午采访。对话过程中，他多次表示：“文化工作者首先要有文化，做出的作品才具有文化内涵。”

一场父子打赌烧出『顶流』白瓷 远看是纱，近看是瓷



连德理正在制作白瓷作品。

一场赌约烧出的《神话》

《神话》的诞生，源于一场父子间的赌约。

连德理的儿子上中学那几年，迷上了游戏，又正处于叛逆期，经常逃课去网吧。“我们经常跟他斗智斗勇。”连德理说，他们像玩“猫鼠游戏”，一次次去网吧抓孩子回来。后来，他对儿子说：“你如果真的不想学习，就跟我做陶瓷。”儿子回了一句：“你做的陶瓷太老套了。”

儿子话音刚落，夫妻二人怔住了。等气消了后，连德理问儿子到底喜欢什么作品。儿子说：“电影里那个仙气飘飘的玉漱公主，你能做出来吗？做出来我就好好学习。”

连德理和妻子接下了这个赌约。他和妻子花了一年八个月，把瓷塑玉漱公主的头发丝做到0.3毫米细，纱衣做到0.2毫米薄，“前面的干了就断，断了就重来。”连德理告诉记者，他和妻子在创作期间很少有意见分歧，因为他们常常做到天亮，“连拌嘴的时间都没有。”

儿子看着父母一次次失败又一次次重来，最终被触动了。他兑现诺言，后来考上了国防科技大学电子对抗学院。“我做这件作品，不是想让孩子继承我的手艺，只是想告诉他，人生贵在坚持，胸有学识、心有韧劲，方能行稳致远。”连德理说。



连德理白瓷作品《神话》。



连德理白瓷作品《穆桂英》。

高韧薄胎瓷衣的门道

儿子考上大学后，连德理和曾碧珍夫妇正式开始创业，两人不断改进制作工艺，最终研发出“高韧薄胎瓷衣技艺”并获国家发明专利。实际上，研发这项技艺并非为赌约临时起意。连德理早年看到仙气飘飘的衣袂，就一直琢磨怎么用陶瓷表现出丝质的飘逸感，《神话》是他目前最满意的一件成品。

创作过程中，夫妻俩默契合作。一个人抽出头发丝，另一个人马上接上去，出了问题就一起研究，时间全花在作品上。

连德理告诉记者，制作薄胎瓷衣有三个难点：第一是材料，高岭土的塑性要好、收缩率要低，需要精挑细选、反复配方；第二是制作，0.2毫米薄的纱衣在温度湿度稍有变化时就会断裂，他和妻子借助加湿器和空调，在特定空间里靠三十几年的手感完成；第三是烧成，用微电脑调控电流，经过几百次失败才摸准从低温到恒温再到降温的烧成曲线。任何一个环节出问题，就会前功尽弃。

此外，为了迎合当下的市场审美，连德理坦言，他对人物的造型和体态做了符合现代审美的改动，比如拉长了身形比例，让整体更具骨感与轻盈之美。但他同时也强调，作为手艺人，必须守住自己的底线——无论怎么改，德化白瓷温润如玉的质感不能丢，传统技艺里精益求精的匠心更不能丢。这种在创新与坚守之间的平衡，或许正是这件作品能反复打动人心的密码。

传承中跟着时代创新

连德理并非出身瓷艺世家，但他17岁便考入福建泉州市德化县关职业中学陶瓷班。在陶瓷厂当学徒期间，他与同样在此工作的曾碧珍相识并结为夫妻。连德理说：“起初做瓷是为了谋生，做着做着就爱上了这门手艺。”

如今，连德理的作品已被国家博物馆、中国美术馆、闽台缘博物馆等收藏。他说，给儿子留作品不如放在博物馆里让更多人看到。“艺术品做出来就是要被人欣赏的。”

谈到传承，连德理坦言，他收的学生里，有喜欢二次元的，他就指导学生往那个方向做。“老手艺不能一味临摹复制，要跟着时代创新。”

连德理说，文化工作者首先要有文化，虽然儿子没继承这一手艺，但目前做着自己喜欢的事，也是一种传承。而连德理手里的泥和火，会继续在博物馆里，被一代代人看见。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 王一理
图片由连德理提供